

林距离

看“哪吒”“悟空”在艺术圈打怪

◆ 林明杰



现在的青年艺术家必须得三头六臂、七十二变,且还未知是否能赢。

过去曾有个错觉,觉得现在学艺术的孩子远不如前辈们努力。确实,必须承认,前辈年轻时爱艺术的程度可与如今沉迷于网游的孩子有得一拼。当年能考上美院,那真是百里挑一。绝不可能是因为考不上其他大学而临时抱佛脚培训半年考上美院的。

但这次有幸参加第十八届上海青年美术大展做总策展,让我改变了想法。我觉得,青年艺术家的生存环境,复杂程度比前辈们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他们为成功付出的努力和辛劳,绝不亚于前辈们。

前辈们虽然也“卷”,但“卷”的方向明确,内容单一。在学业上,国画、油画、版画、雕塑,你选定哪项,就把哪项的功夫练好,成为尖子就行。毕业时,你只要进入专业单位,最好当然是艺术创作机构、美院留校,其次是文化宫、中小学美术老师,或者各种单位里的美工;你要入选美协大展,加入美协……艺术市场兴盛后,即使不走美协路线也能成功,通过国内外市场运作,一样可以名利双收。

但现在青年艺术家面临的情况全变了。“卷”的方向不明,“卷”的内容复杂多变。

过去你只要跟同行“卷”,今天你还要跟人工智能“卷”。过去你某个专项练好就行,今天你专项功夫好也未必能找到工作、卖掉作品,赚到谋生立命的钱。

艺术是无拘无束的,但艺术家的谋生之路不是。让人想起古龙小说《欢乐英雄》里的郭大路,散尽家财走上游侠之路后才发现,侠客也会饿肚子,也要有地方睡觉,这都要花钱的。

在新技术挤压传统谋生之道的时代,年轻艺术家出道就遇上“大妖怪”。

青年美展中的一些作品让我很感慨。譬如有一件装置作品,它至少融合了木版画、数码动态影像和装置三个艺术种类,也就是说,这个艺术生得掌握版画、数码艺术、装置艺

术,还得学会像生意人那样跟加工厂谈价钱。

类似作品在展览中比比皆是,有相当比例的作品具有科技含量。也就是说,一个艺术家还得通理工科。

在这个人人都能搜索全球信息的年代,艺术作品的原创性尤显重要。过去的画家、雕塑家悄悄地模仿远在天边的外国名家的几个暗招,往往就可以“攻玉”成功。现在,公开亮相的艺术作品和艺术家,一旦出名,无不面临无数审视。它们都渴望找到你抄袭的蛛丝马迹,给自己涨涨粉。

所以不仅要三头六臂,还得有七十二变的创造力。不仅要手上活儿好,还得脑子好,善思考,够出奇制胜,才有出圈的希望。

学美术的都讲基本功。过去所谓的基本功都是手上的,而今,基本功的重点转移到头脑上。人工智能时代,必然是艺术进一步大众化的时代。“人人都是艺术家”,不只是一个理想,更具有了技术条件。技术垄断的门槛消弭后,专业与业余的分水岭,主要不是手上见高低,而是创意见高低。

未来的艺术将会变成怎样?我们任何人都不要试图去定义。

试想,农耕时代的人能设想和定义工业革命后的艺术吗?我们如今正处于类似的伟大的技术转型时代,我们只有以对未知的谦卑,和对探索者的尊敬,来对待当下青年艺术家们的努力。他们现在还不是成功的艺术家,而是探索者。他们大多数人以后也不会成为成功的艺术家,这就是艺术家的宿命。但未来的路一定是主要靠他们去走出来。

每一个辉煌的艺术时代,都是艺术家们的智慧和勇气去探索、实验、开拓而成的。艺术的实验,如同科学实验——不计其数的失败和屈指可数的成功。那些失败和成功同样辉煌且不可或缺。

长期以来的艺术市场或许是在提醒我们,不要再执迷于过去的辉煌了,去推动未来吧!

上海昆剧团原创昆剧《归鸿赋》日前上演于天蟾逸夫舞台。竹林七贤,向来是戏曲舞台青睐的主题,七贤中的嵇康尤其如此。但嵇康却是个很难写好的人物,因此,创作者往往会采取一种背面敷粉的迂回方式。例如,此前上海舞台上演的两部相关题材作品——小剧场越剧《假如我不是嵇康》和话剧《嵇康》。前者用荒诞手法虚构了嵇康的三次重生,从而展现其内心的纠结与选择;而后者,嵇康干脆没有在舞台上出现,而是围绕阮籍与山涛“救不救嵇康”“怎么救嵇康”展开。

然而,昆曲《归鸿赋》勇敢地直面了嵇康的一生——他隐居打铁,他得罪钟会,他与山涛绝交,乃至最后的一曲“广陵散从此绝矣”。就戏剧冲突而言,《归鸿赋》的故事或许不那么跌宕起伏,引人入胜,甚至还有一些平淡、乏味。从人物性格上说,以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目下无尘、猖狂放浪、不合时宜,以及极端的处世态度也并不那么讨喜。剧场中,就有不少观众同情钟会的“闻所闻而来,见所见而去”,对嵇康的冷淡、嘲弄颇有微词。

但,为什么今天依旧有那么多作者想要写嵇康,那么多观众总怀着一份“不死心”,想要走进剧场看看“这一个”嵇康是怎么样的?或许,就是为了一份心中的“意难平”。为了那个可望而不可得的“真我”。而《归鸿赋》的成功,则在于用这种“真我”打动了观众。或许,这一夜感动观众的不仅仅是故事,更是一份对于美好的哀婉、留恋。

是的,昆曲舞台上,嵇康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一个——真。即使这种“真”用今天的眼光评价是不那么可爱,不讨人喜欢的。《归鸿赋》中有两句台词特别打动人——王戎在酒会上劝嵇康为钟会写赋:“难道叔夜你,就不能说一点点假话么?”嵇康回答:“说假话容易,可如今,你我朋友之间,也不能说一句真心话了吗?”朋友间的一句真心话,在被虚伪客套涂抹的社会关系中简单干脆地说一句真心话,做一个真实的我,很难!很难得!

序幕中,垂暮的向秀对于笛声的追寻;酒宴上,嵇康对于“七贤”聚会的怀念;还有嵇康与山涛的割席与托

《归鸿赋》:是谁的『意难平』?

◆ 杜竹敏

孤。嵇康们的“敌人”不是钟会或者司马氏。他们是在与自己作斗争,一个顺从本心的“真我”和一个和光同尘的“本我”之间的挣扎。这,又何尝不是当下人必须面对的选择呢?

相较于其他舞台艺术样式,昆曲似乎更适合写这种故事、这类人物。水磨昆腔本不注重于曲折烦琐的情节构架,却更擅长用精妙细腻的辞藻、曲调勾起内心深处的情绪。昆曲的写意性使得叙事往往“情”大于“事”,能超脱具体事件、细节的纠缠,引发人类普遍情感的共鸣。如遥远《诗经》年代的那一句“关关雎鸠,在河之洲”能够填放进各种感情。

曾经有过疑惑:如果现实生活中,你身边有一个嵇康那样的朋友,浑身上下如同刺猬,全然无视周围人的善意,那一定是很讨厌的吧!可为什么,古往今来,嵇康总是让那么多人“意难平”呢?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会因为一曲《广陵散》心潮澎湃呢?直到有一天,我重读了宋襄公的故事,从中读出了一种悲哀。宋襄公被贴上“愚蠢”的标签,因为他不愿意在敌人渡河时发起突袭,也不愿意在对手溃败时乘胜追击。但,有没有人想过,这种对于“仁义”“规则”的尊重,曾几何时也是一种崇高的美德。

所以,当我们今天仍愿意欣赏竹林七贤的风骨,为他们的遭际“意难平”,愿意为《广陵散》落泪。当我们能够包容嵇康和七贤的种种毛病,而不是嘲笑他们不识时务,无谓地坚持“气节”。

那么,至少说明我们还不那么功利。至少我们对于做一个“真我”,一个不说假话的我,还有着期待和向往。

